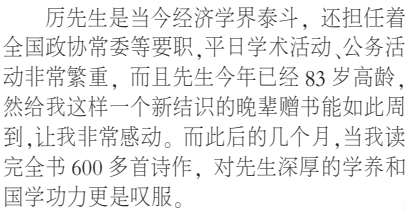


诗是沉思词是情——《厉以宁诗词选集》小记

□冉永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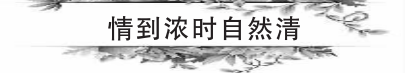
细节方显长者范

今年7月初的一天,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先生告诉我,他与厉以宁先生、艾丰先生正合作撰写并主编一套关于新型城镇化的丛书,第二天,他们三位有一个讨论,邀我也去听听。

第二天上午由于堵车,我晚到了十分钟,他们三人已经在等我。艾丰先生是我的恩师,石军先生也是多年的老友,而厉先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,所以我赶紧向老人家道歉:“真不好意思,让前辈等晚辈了。”厉先生微笑道:“没关系,前辈就要走在前面的。”之后我参与了他们三位的讨论。中午,厉先生有事要先走。离开之前,他在我本子上记下我的名字,并问了我太太的名字。看我诧异,石军先生说:“厉老要送诗集给你,因为是纪念老人家金婚的诗集,要以先生和夫人的名义联合赠送,所以要写上你太太的名字。”

厉先生走的时候和我握手,并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:“冉永平,小冉,我记住了。”

没几天,我就收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卷本《厉以宁诗词选集》,扉页上先生亲笔题字:“冉永平邓艾跃贤伉俪惠存,厉以宁何玉春赠。2013.7.6”。书中还夹着一张全国政协的便签,上面也是先生清秀干净的字迹,写着我的地址以及自己的地址和落款,还包括邮编。显然,这页纸是方便快递公司写地址用的。



情到浓时自然清

厉先生在诗集后记中写道,两卷诗词是为了纪念50年金婚而选编。全集共收录作者从1947年到2008年这61年中所撰写的666首诗词。

厉先生的诗,正如他的诗句:“诗是沉思词是情”,每首诗词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对亲人、对国家浓厚的情怀和对人生、对社会深刻的思考。

作者的本行经济学需要的是冷峻和逻辑,而作为文学的诗歌需要的却是激情,没有情感的诗只能是文字游戏,无法打动人。而作为经济学大家的作者,他的诗词却是以情感人,以情动人,这也是作者的诗能透人心脾的最主要力量。

比如,作为1951年的《长相思·别母亲赴长沙》:“早盼晴,晚盼晴,诚意盼来春雨停,送儿远道行,左叮咛,右叮咛,今古江流有浊清,铭心慈母情。”据注中介绍,这是作者1951年带着铺盖卷和一口小箱子,乘小轮船赴长沙赶考,母亲带6岁的弟弟到码头送行的情景。

寥寥36字,看似平淡无奇,却把母子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作为纪念金婚的诗集,其中更多的是作者写给何夫人的情诗。情诗贵在情真,否则就是矫情,甚至会矫揉造作。而作者的情诗,由于充满真情实意,因此像一壶醇醇的老酒,看似清淡朴素,喝起来却让人回味无穷。

“春,满院梨花正恼人,寻谁去,听雨到清晨。”这首《16字令》是作者寄给何夫人的信,全词无一情字,但爱侣间相思之情跃然纸上。而1958年所作的《人月圆·题结婚照》则是另一番“家常”味道:“辛勤手织毛衣绿,今日代婚纱。素妆淡抹,胸前点缀,一朵红花。平房砖地,小窗剪纸,装扮新家。明晨离去,银河无路,地角天涯。”这些看似日常琐碎的词句,却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时代感很强的情感画卷,相信所有那个年代过来的人,读后都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


思到深处语亦平

然而,厉先生的诗情还不仅仅体现于儿女情长,更有他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时代的思考和知识分子对祖国、对民族的大爱。读他的诗词,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与国家、与民族同呼吸、共命运,这可能就是作者所说的“沉思”。因为,只有思想之火才能淬炼和升华情感,使诗歌具有宽度和厚度。

比如,1959年的《七绝·河北农村所见》:“高炉余火映红霞,农舍停炊社即家。岂止城

泡面的眼泪

□王忠美



班里有两个调皮的男生,恶作剧,把泡面的日记本藏在了一个女生的书洞里,引起了泡面 and 那名女生的纠纷,女生委屈得泪眼婆娑,一个劲地辩解,证明日记本不是她拿的,泡面却不依不饶,经过一番对同学们的详查细审,那两个男生终于承认了错误,洗清了那个女生的清白。

事情虽然平息了,我却对王志鹏的日记本产生疑问,一个日记本,至于那么紧张吗?是不是里面隐藏着早恋的信息,凭着班主任的敏感,我觉得有必要对这本惹祸的日记本进行审查。我用试探的口气说:“王志鹏,你日记里有什么秘密,能让我看看吗?如果你觉得不妥就算了,老师也不强求你。”

泡面迟疑了一下,还是把日记交到了我手上,我打开日记,里面满满的是时间记录和数学题,“某年某月,妈妈寄来一千元,并和我通了电话,爸爸妈妈忙,不能回家陪我,要我好好学习,听爷爷奶奶话,我装得很快乐,一点也不想他们。”下面是滴滴泪痕,看得出,孩子是用思念的泪在写日记。翻过这页,是一道数学题,300元(生活费)+50元(学习用品)+200元(爷爷奶奶的营养费)+50元(给奶奶买了一身内衣)+50元(给爷爷买一桶酒)+350元(给奶奶买治哮喘的药)=1000元。看到这里,我不敢往下看,我怕我的泪砸穿孩子的尊严。多么温暖的数学题,教了这么多年数学,第一次感到数学题原来也可以带着温度。是啊,一千元等于孩子的饱暖加爷爷奶奶的健康,一千元,却买来孩子对爸爸妈妈的思念,一千元,买来父母的心安,却买来孩子内心亲情的缺失!

泡面,这个可爱的孩子,多么缜密的心思,多么乖巧孝顺的孩子,在他坚强的内心下,留下的是思念的斑斑泪痕。他们那幼小的心理里,始终有块荒芜的情感空地,那是无法用金钱填补的亲情感欠!

第二天,我带着沉重的心,踏上了去泡面爷爷奶奶家的征程。

泡面,是我班王志鹏同学的外号,同学们都叫他泡面哥,因为他一日三餐几乎只吃泡面,对于这个绰号,他自己也不辩解什么,只是涩涩地笑笑。泡面哥的泡面和其他同学的泡面不同,很多同学也喜欢吃泡面,但他们吃的是那种昂贵的大桶面,里面有好吃的佐料包,撕开包装,倒入滚开的水,那诱人的香味便弥漫整个教室,让人舌下生津,而泡面哥吃那种方便面厂打扫出的散碎的方便面,碎碎的放到碗里,冲入开水,也飘出一股浓郁的香味,吃起来却没有桶面那种淡淡的优雅。

同学们说,泡面的父母都常年在外地打工,有着不菲的收入,经常见泡面的叔叔去给泡面领钱,每次领了钱就如数交给泡面做生活费。同学们也纳闷,照理说,泡面的生活可以很奢侈,就算他喜欢吃泡面,也应该吃那种在同学的眼里上档次的桶装面,而不是吃这种让邻居从方便面厂扫回的碎面,看他每次吃的香酣,我也没放在心上。

泡面哥学习不是很坏,属于不上不下的位置,有时也吊儿郎当,不把学习放在心上,也曾苦口婆心,也曾动之以情,却不见多少效果,一次偶然的故事,让我对泡面哥刮目相看。

对于国人而言,御膳似乎是舌尖上的最高境界。事实上,正是因为御膳过于神秘,所以人们才会对其有各种想象。

但御膳真的好吃么?

首先说原材料,御膳的原材料从现在看并不珍贵,原因是,交通不便且菜量需求大。许多山珍海味无法保鲜运到,干脆就不去采购,而如要想在短时间内按照标准做出几十道菜,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,尽可能地做出更多种菜。当时皇帝的伙食标准是这样的,每天盘肉22斤,汤肉5斤,猪肉1斤,肥鸡2只,肥鸭3只,菜鸡3只,白菜、芹菜、香菜和韭菜共19斤,萝卜60个,瓜每种一个,芸蓝及团雍菜6斤,葱6斤,酱和清酱各3斤,玉泉酒4两,醋2斤,牛奶100斤,乳油1斤,香油1斤,白糖核桃仁黑枣各12两……这些东西皇上连十分之一都吃不下了。

根据清朝留下的御膳房菜单,御膳中有三分之一到半数的菜是各种做法的鸭子,因为北京鸭本来就是京畿地区的特产,鸭子全身都能入菜,做法多样,能够凑数。若是天天吃,顿顿吃,一天吃三餐,不厌烦才怪。

另外,皇上一日三餐只有时间段,却没有确定的时间点,他想什么时候吃,你就得什么时候喂他,吃饭地点也可以在偌大的紫禁城里任何地方,那个饭就得提前做好,提前送去。但是,当时紫禁城里一无冰箱二无微波炉,没法对菜品长期保存和临时加热,于是就只能做好后一直用小火煨着,什么时候皇上

难以下箸的御膳

□舒 年

想吃了,什么时候就送上去。

说实话,一道菜好不好吃,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拿什么做的,而是在于怎么做。不管是什么珍馐,被煨着那么久,早就煮烂了。皇上自己也知道这点,基本上从来不吃御膳,而是吃后宫嫔妃们献上的菜,当时,妃嫔的宫中都各自有小厨房,自己另做饭,她们也不吃难吃的御膳房“大灶”,毕竟,贵妃们年幼时都出生在高官贵胄之家,当小姐的时候见过大世面,舌头娇气,和从小生在帝王家,其他口味伙食都没吃过的皇上不一样。

即便是勉强能下咽的饭菜,皇帝也不能可着劲的吃。清朝有个规矩是“菜不够三口”,任何一道菜,皇帝不能吃超过三口,据说就是为了防止官吏们知道皇帝的口味,献菜献馐。如果皇帝一道菜吃了三口,身边就会去有太监喊一声“撤”,十天半个月,皇帝都别想吃到这道菜。对于这个,皇帝本人也无可奈何,你可以拿太监出气,但没法改变先祖

定下的规矩。

不好吃又吃不饱,就这样的御膳伙食,却要花钱如流水。皇帝伙食费的大部分,甚至相当数量的定例食材,都被御膳房及其上级部门内务府的大小官吏中饱私囊了。清朝皇家开支从程序上不直接动用国库,而是使用内务府收入,内务府收入来源多种多样,除了自己做生意,出租土地以外,还有来自于盐业和户部拨款。内务府到底一年收入几何迄今是笔糊涂账,当时都算不清楚的事情现在就更算不清楚了,不过千万两级肯定是有,堪比一富庶大省。

关于内务府,有这样一则轶事。道光皇帝爱吃粉汤,便下令御膳房给自己做粉汤。按说皇帝御口金言,圣旨一下谁敢不执行,可在这这个问题上就不是这样。道光咽了好几天口水,一顿饭的几十道菜里,连粉汤的影儿都没看见,把内务府官员叫来质问。官员一脸无奈,没钱没人怎么做粉汤啊,道光大惑不解,

中遭苦雨,溪头荠菜不开花。”后两句是巧改辛弃疾的名句,体现了作者对“大跃进”时代的关注和忧思。而1966年文革中的《七绝·无题》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担忧之情更加强烈:“春来冬去总蹒跚,桃李偏逢六月寒。急雨打窗残梦醒,落花容易再开难。”作者在注中介绍,这首诗作于1966年6月2日,是作者从外地参加“四清”奉命连夜回北大时有感而作。

之后一年,作者被送到农场强制劳动改造,此间的多首诗词,反应了当时作者对时局的忧虑以及个人命运的遭遇。比如“今夜方知提笔难,晨霜不觉寒。”(1967年《长相思·无题》)“湖边好景已难留,相对无言做楚囚。”(1968年《七绝·再记北大红湖监改大院》)就是文革中作者心情和境遇的真实写照。

历史翻过黑暗的十年,中国终于春回大地,这时候作者的心情也雨过天晴,豁然开朗。十年之后同样一首《七绝》,心情已经判若两人:“日升日落孰为先,月缺并非月不圆。山景总须横侧看,晚晴也是艳阳天。”这首诗是作者48岁生日所作,虽然其中流露出一丝岁月蹉跎,但全诗毫无惆怅之感,相反充满的是对国家、民族以及个人未来前途和命运的乐观和信心。

随着作者步入中年进入老年,作者的诗风更加平易中透出睿智。其中,既有老骥伏枥的志在千里,更有对人生了悟后的洒脱豁达,可谓进得去,出得来。我认为,作者中晚年特别是晚年以后的诗又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。比如:“多年劳累非虚掷,往事堪思一笑中。鬓白不为闲话扰,加鞭纵马对西风”(2005年《七律·从教50周年暨75岁生日自叙》)。这样的诗句既有陆游、辛弃疾的豪迈进取,骨子里又不失李白、王维的超然和洒脱。

我本人最喜欢的一首词是先生77岁生日所写的《浪淘沙》,就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:“梦里过荒丘,寒意飕飕,醒来小院却温柔。不是阶前花未谢,心正无忧。人世似江流,好景悠悠,此行何必再寻舟。遥望波涛东逝去,方到中游。”



赵春青 画

沙漠胡杨

□武保军

你是真正的勇士

你听过胡笳的悠扬

你见过金戈铁马的铿锵

你活着得到了千年的沐浴

你站着见证了千年的历史

你躺着还有千年尽情地回忆

你与漫漫黄沙对抗

你在茫茫戈壁驻防

你昂首蓝天在问

你凝视星空在想

我知道你的期盼

更知你久远的心思

你是多么渴望在你的脚下

能够长出新绿

永为你高擎的旗帜

(注:沙漠胡杨,又称英雄树,它活千年不死,死后千年不倒,倒后千年不朽。)

一碗粉汤的钱堂堂内务府凑不出来?内务府的答复是,要专门成立一个做粉汤的部门,下面还要分设做粉的,做汤的,烧水的一干部门,设置诸多编制,再算上各种原料,皇上吃上粉汤大概一年要六万两银子。五万两是人头费,一万两是原料费。

六万两银子,比《红楼梦》贾家有湖有山的大观园的总造价还高,按照内务府的会计制度,粉汤比大观园都贵。当时一个郡王的丧葬费,不过才五千两银子,御膳房贪腐之狠,可想而知。

不过道光也不是幼年登基,一辈子没出过紫禁城,没见过世面的主儿,熬到32岁才混到皇帝级别,前门大街也是逛过的。他想了个办法,每天两个铜板,让内务府雇一个小太监,去前门大街买回来就行。过了几天,粉汤还是没有,道光急了,你们这些人连买个东西都不会吗?内务府的答复是,找了好几天,整个前门大街都没有一家卖汤粉的,过几天准备全城去找,再找不到可能要去外地出差,届时需要报销一下差旅费,只有一事请示一下,太远了端回来的就不好吃了。

前门大街真的没有卖汤粉的吗?怎么可能,皇帝不吃老百姓还想吃呢,内务府把汤粉商贩都给赶跑了。

道光皇帝最后到死都没吃上自己年轻时爱吃的廉价汤粉。

这就是御膳,你还想吃么?

很少有的天天晚上盯着看,50集电视剧《咱们结婚吧》一集未落。看罢感慨万千,敢情这会儿子一桩寻常婚事竟折腾到这份上。尽管是文艺作品,也源于生活。50集有点长,可分上中下,分别为《咱们恋爱吧》、《咱们结婚吧》、《咱们生孩子吧》。

父母为儿女找对象,光天化日,相互通报条件,货比三家,看似有些庸俗,我看却挺爷。直来直去,省得谈上了再刺探情报殷勾对方说出实情,再就是底牌好亮无需讳言,往下就看缘分。不像我年轻时,搞对象跟审干,当兵似的,两个硬顶,一是家庭出身,二是政治面貌。像我老何,大学生,身高1.76米,体重64公斤,宽肩细腰,文能成诗撰文写标书曹孟碑,武能扛二百斤麻包双手使锄,打靶10枪从掉不下95环。就这样,一介绍对象,别的人家都没的可说,但一深究那两条,咱就败下阵来。当然,老何也没打光棍,后来遇见现在的老伴,她不问那两条,我也不问她,就成了。只是之前因此屡屡碰壁,叫人怪伤心的。

像这部电视剧里的果然,杨桃等,可得感谢新时代,搁当初,你俩就是好的超过罗密欧与朱丽叶,一旦一方政治上有点“硬伤”,就很难走到一起。而且,当时结婚得单位开证明。我去开,先过支部关,书记问她家怎么个情况。



我说不知道。支书说你还不是党员,你是要进步还是要媳妇?我问说实话还是说假话?说实话。那好,我要了好几年进步也没进了步,容我缓缓,这会儿要媳妇吧。可能是一看咱老大不小孤身一人月月饭票都不够吃,支书终放了一马。然后还得再过单位盖公章的关。想一想,那年月搞对象,容易吗!

结婚的场面,本剧中是洋式的。十多年前我女儿结婚,就办得挺热闹,先穿婚纱后穿中式红装,而这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,则是不敢想的。上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,谁家要准备办婚事,得提前半年做饭不敢放油,攒着。当时天津每人每月半斤,河北三两,为此民间都出了打油诗,“为什么扣我二两油?”1978年初我妈告诉我有十斤豆腐,可以做一桌席,年前我才办了喜事。

虽然说那时讲究革命化,结婚互赠红宝书,但毕竟也学了点历史,就瞎想古时候结婚还骑马坐轿,如果是水深火热,我倒宁愿水里火里走一遭。最可乐的是送镜子,四周全是



谁家的公鸡不打鸣,哪家的母鸡不下蛋。水到渠成,应该是人类繁衍最自然的过程。

领了结婚证就住在一起,这是时代的进步。当初不行,不在众人面前走个形式,是绝对不敢凑一块的。否则组织肯定出面,这影响多不好。说我们有证了。说有证了也不行。至于说家长很自豪地对众人说女儿怀孕了,这在当时这妈一准是疯了,存心要毁了小两口。妇产医院里,有一病房专门为未婚育设,护士态度极差。生我女儿时,别的房间没床,情急下进了这屋。护士爱答不理说三道四没鼻子没脸。忍了两天我弄清急了;我们可是领了证的正式夫妻!护士出去一趟,回来脸色就变了。转天出院,我送她一句,你干护士可惜了,该做政工。就让她生一个。反正我们也不来了。

透过雾色看重庆

□欧阳

如果要在山城和雾都之间对重庆定位,您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取舍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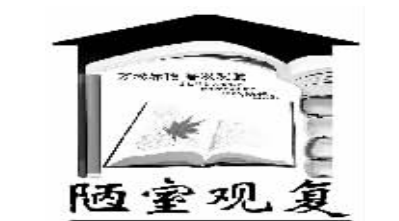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偏执的问题,对这座城市来说两者本来是和谐并存的,可我还是愿意把两者分开看待,现在的重庆绵延扩展,都市早已超越了山地的概念,但“雾”一直是重庆没有改变的容颜。

第一次印象深刻的重庆之行是20多年前,从沙坪坝去南岸区寻人,本以为区政府怎么也该有一幢像样的楼什么的,结果远行田园。问路稻田边,原来已经过了几十里地,回返才知道那个我们经过的,像个小集镇一样的三角地就是“南岸区”。彼时的山城多拥挤在两江之间的山坡上,的确名至实归。回程走的是过江索道,想一览山城风貌。雾锁长江,高悬之上迎接双眼的也是雾都,除了雾,看不清山城的模样。

实际上这些年的经济发展,速度之快使得人们很难看清楚城市的面貌。昔日跨江索道的终点就是解放碑,曾经高大的重庆解放纪念碑,如今完全被环绕的商业楼宇覆盖,置身解放碑,在商业的繁华和多彩的光影里几乎寻不到雾的影子。南岸和江北高楼成片,渝中区的旧屋也都被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替代,沿长江南岸的滨江路美食云集,有谁还记得防空洞中炭火映红的赤膊食客?朝天门码头的石阶也终于被水泥掩埋。记得有一年我曾曾在繁木一般的丝雨巾驻足码头,风雨轻飘却不湿衣衫,烟雨中雾、江一色,行色匆匆的挑夫和商旅在我的眼前鱼贯穿梭,雨水冲刷下的石阶不留下一丝他们的印迹。这个唯一让我留恋的旧貌如今只能和老照片一起藏身记忆中了。如果一定还要找寻仍然存留的风景,大概只有山城的夜色了。

最近的十多年里我时常有重庆之行。初时热情的重庆人必然推荐山城夜景,因为山城夜色的诱惑我也去南山北望过几次,很不巧,每次不是夜雨就是起雾,沿江灯火阑珊、沿山星光璀璨的画面总是不能清晰奔来眼底,待到心中的图画构筑完毕,我也不再想夜景的事了。

现在想到重庆,有时候我想到的是桥。过去需要索道和轮渡过江的重庆,现在的跨江大桥密布嘉陵江和长江,据说重庆嘉都之外还可以被称为桥都,不过我想到的桥只有一座,那就是“春、夏、秋、冬”守护的长江大桥。“春、夏、秋、冬”是两男两女雕塑,“春、秋”为



女性。“春、夏”分立北岸桥头两端,“秋、冬”矗立桥南。上世纪80年代,这四座像一根钢带全身裸露的人体塑像面世的时候,前卫的重庆给了国人巨大的冲击,之后不得不给他们穿上外衣,好在时间很快又脱去了他们的外衣。因为这些因素,有一年行车过江时我特意在桥头下车,去看脱了外衣的少女“春”,还是雾,“春”的线条、光影和细部都看不清楚。

话说回来,之所以想到桥,并不是因为少女的胴体,而是基于敬佩展示胴体的重庆人的观念,他们居然领先了那么长的距离,几乎让绝大多数国人都汗颜。这种观念并不是今天才有的,川江上船工无畏的闯荡已经很多年了,想到这些,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民国船王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会从重庆走出去。

此外,我也会想象当初能够成为陪都大约也是因为雾——山是挡不住空袭的。

由于身体的变化,近来我对空气的反应格外敏感,一旦雾霾蔓延,身心都会觉得憋屈。今年12月初再到重庆,当晚电视里说上海PM2.5超600,雾霾区域遍布长江、黄淮流域。第二天早上走出宾馆到重庆市人民大会堂广场上看锻炼的人群,薄雾中那些舞蹈者并无异象,我有些纳闷。其后去见朋友,问及雾霾,想不到重庆的土著都说好很多了,看我有异议的眼神,朋友提醒说:“你不记得那年去重钢了?空气中都有硫化物的味道。”是啊,可能是我过于敏感吧,不过我不确定。其后在去岳阳的路上,我又问了同车前往的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刘亮和李升,他们同声告诉我,确实好了很多,这些年主城区不仅将主要的污染工厂分散撤出,而且重建时在环保上要求更高,新的产业也是环保第一。跟着强调说我们前往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生态的重庆。后来的行程果然如他们所言。

回到重庆雾依旧,消除了心理误读的我仿佛可以感受到雾中的湿润,这使我想起歌乐山下雨丝中清新的水雾。